

碧雲天外

雜誌叢書之二



雜 誌 叢 書

第 二 種

碧 雲 天 外

創 作 小 說 集

雜 誌 社 出 版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五 月 一 日

碧雲天外（創作小說集）目錄

序	（一）
碧雲天外	予且（二）
小狗子	南容（一一）
人生的悲喜劇	漱石（二一）
鬼	譚惟翰（三五）
鏡的故事	譚惟翰（五三）
客星嚴子陵	譚雯（六七）
胸前的祕密	蘇青（八一）
趙老太	予且（八九）
錦瑟	丁諦（九七）

滄桑……………丁 諦（二一八）

戲的世界……………丁 諦（二二八）

父親的煙斗……………予 且（一四三）

軍人之家……………曉 夫（一五一）

雪夜的故事……………朱慕松（一六〇）

舞台以外的戲……………譚惟翰（一七二）

止酒記……………予 且（一八五）

車馬驟的騎者……………王 玉（一九七）

人間相……………譚惟翰（二一二）

異鄉人……………康 民（二二五）

虹……………朱慕松（二三五）

燈和桌……………予 且（二四八）

編序

「雜誌」創刊的時候，就預備多刊一點文藝作品。原因是當時並無純粹的文藝刊物，以及文藝較之理論文章更易爲讀者所接受。爲了這，我們雖然復刊了這本綜合性的刊物，但在編輯方針上，却是想做到多刊文藝作品的。

在文藝作品中間，我們又決定着重於短篇小說的提供。這裏也有兩個原因：第一是短篇小說的形式，讀者接受較易，刊載和選擇上也較爲便利。第二是內容方面，可以更富於多樣性，而目前從事文藝工作者，正需要和應該表現多方面的。

過去「雜誌」每一期都有七八篇短篇小說發刊，翻譯的佔一二篇，其他都是創作。當然，「雜誌」今後也不會減少短篇小說的分量。

除開翻譯的小說預備將來另出叢書以外，我們先出這第一種創作小說集：「碧雲天外」，當然，以後還要繼續下去。

碧雲天外

予 且

她生就了一副粗短的身材，一個最惹人憎惡的臉，塌鼻梁，大嘴。兩隻無神采的眼配上兩道粗眉。臉上既不平正，頭髮也很稀疏。還有兩隻手，十指生得很粗短，皮上的皺紋，令人一見就生出厭惡。

她自己也知道，任憑怎樣的化裝，也遮不了這種醜惡，便索興不去化裝。她自己更知道男女同學不大喜歡和她說話，便索興不說話。她終年的穿着那件藍布旗袍。一早起身就讀書。鐘鳴了就去上課。上完了課就回宿舍，她從不在一處耽擱，從不在廣場上走幾回。

在理，她的成績一定很好。事實上却又不然，她只是一個中下等學生。天之所賜予她的，委實太薄了。

有人說，她在這裏讀書，一定有一點使她得着安慰的地方。否則她在此地是登不下去的。到底有什麼地方使她留戀？別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位音樂教師龐先生知道。在他第一次發現這位女歌唱家之後，便深深的誇獎了幾句，他看出那醜惡的臉上泛出微薄的一層紅霞。那一對無神的眼內露出一絲兒笑意，他知道她的內心已經奮興起來了。

一她一星期上許多課，從沒有一次奮興。只有每星期一點鐘的音樂課，她奮興！但是奮興却不在臉上，在心內。她靜靜地偷看着音樂教員龐先生，等到龐先生偶然回眸向着她的時候，她低着頭。但

，她的內心已經極度奮興了。

「今天是禮拜五，下個禮拜六的晚間，校中要開一個同樂會，龐先生爲這會加增一個精采節目。今天，他特地教授一支合唱曲。曲名叫做『碧雲天外』。」

「班上有這樣好的歌喉，我們怎麼能不在會中貢獻一個好節目？」

這是龐先生上課時候心裏的思想。

「碧雲天外」的一支歌，就開始在課堂中教授了。

這一支歌雖是合唱，但那最高音却是一個人獨唱的。全歌的中間有三個波折，尤其是最末了一個，最婉轉最高昂，一直要高唱入雲。不用說，這一重任務，自然是這位最惹人厭惡的她去担任了。

音樂是靠天才的，龐先生只要將節拍替她糾正好，她立刻唱的令龐先生十分的滿意。豈但是龐先生，就是全班的同學也是十分滿意的。她們都是興高采烈的，約齊了大家在星期日努力的再練習一次。

星期日的早晨，龐先生來的絕早，因爲練習時間還沒有到的原故，他獨自一人在校園走中一回。那迎人的陽光，葱籠的樹木，清新的空氣，直使龐先生不得不坐在樹下石凳上欣賞一回。這時候忽然有一片清脆的歌喉，從樹林中穿出來了。

「這……不是碧雲天外嗎？」

龐先生獨自的想着，面部露出極愉快的笑容。

「是誰唱的？」

他繼續自問着。

「還有誰？必定是她！」

龐先生一縷浮思在腦中蕩漾着。

「要是她這一副歌喉生在段綺霞的口腔之內，或者段綺霞的面孔生在她肩項上，那就十全十美了。」

「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更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龐先生呆坐在那裏，發出一聲輕微的長嘆。那最末的一個波折，又從樹林中送出來了。這一次的歌聲，真是響遏行雲，就是龐先生飽聊歌聲的耳朵，也不得不爲之震驚，她忍不住立起身來，順着那歌聲走去，果然就遇見了她。

「你一個人在這兒練習。」

「龐先生，早呀！」

她那惹人厭的臉，發出一絲兒微笑。但厭惡終究是厭惡的，並不因這優美的環境加增了她一分的美！

她自己知道，她的頭低下了。

「今天練習一次，星期五再練習一次，就進行了！星期五，我們還請幾位先生來聽一聽。我想我們還要把服裝研究一下，行列的排法研究一下，就成。」

「還要換衣服？」

她驚疑的問。

「是呵！合唱服裝不美觀，不容易討好的。」

龐先生雖然仍是笑容滿面，她却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無精打采的隨着他走向音樂室中去了。

禮拜五，果然有許多先生來看她們試演。這一次不在音樂室，却在典禮堂。她們照龐先生所定的行列排好，這是一個金字塔式的行列，最高峯就是最末一個波折獨唱的人站着，因為要她高唱入雲，所以站在最高峯。這站在最高峯的，自然就是這位天賦的歌喉的醜惡小姐。

這是一個不適當的辦法，憑誰也看得出來。否則不排列，排列總不能讓站在最高峯的人，生着一副惹人厭惡的面孔。

「倘使一拉幕，被觀眾一見就哈哈大笑起來怎麼辦？」

「她實在生的太醜了，雖然是唱得好。」

「觀眾雖然是聽唱，看也是很要緊的。」

這差不多是各位先生心裏的意思，就是那些參加歌唱的同學，心裏又何嘗不是這樣想？在她們一遍練習，得到全體贊美之後。主辦遊藝的先生就說了。

「最高的一個人，讓段綺霞試試看好不好？」

誰都知段綺霞是一位最美麗的小姐，如果她再要一化裝，那簡直是碧雲天外的一位天女。可是她沒有歌喉，不能獨唱，只能濫竽充數。

這位先生笑望着龐先生。龐先生覺得很爲難，他深知道段綺霞唱不來，却又不好不叫她試一試以服衆心。他說：

「也好！段綺霞試一試罷！」

段綺霞毫不遲疑的便走上那個最高峯了。最高峯的人便走下來了。走下來站在什麼地方？什麼地

方都不好，她像是一個贅疣，一片落葉，一個畸零的人。她是多餘的，在看的一方面用不着她，她遲疑了半晌，站在一旁，眼淚就掉下來了。

歌唱仍舊進行着，像一個失去眼睛的龍，在天外亂翻亂滾着，沒有一點節奏，沒有一點精神，沒有一點美。大家都不快樂。龐先生尤其躁急，他沒有等到曲終就令她們停止了。他心裏念着：不知道這「碧雲天外」獲得什麼結局，他愁眉不展的叫她們散去了。

聽唱的先生們都紛紛議論着，覺得無論如何，終是美中不足。聰明的趙舍監，却想出一個辦法來了。她說：

「這個問題的解決很簡單，就是我們又要顧到看，又要顧到聽。看是逃不了人的眼睛的。聽却可以混過人的耳鼓。我們仍叫段綺霞站在最高峯。在她後面設一個天幕，讓會唱的人站在幕後來唱。這是一個演變的辦法。變的辦法就可以渡過這個難關！」

這是一種心靈虐殺，大家却一致的贊成着。龐先生有點氣，他說：

「誰去向她說呢？」

「我去！」趙舍監道。

「就是明天晚上的事，中間容不得有一些變卦。」

「不要緊，今晚我定可以說服她的。」

這一晚，龐先生在牀上一逕地睡不着覺。他一時想到她流淚的光景，一時想到今晚的她不知要受趙舍監何等的壓迫，一時又想到那校園中清脆的歌喉。第二天他便一早到學校中去。

今天，陽光，樹林，空氣仍舊是和前天一般的可愛。但是那清脆的歌喉卻沒有了。他仍在石凳上坐下來，呆呆的想着，也許如今的她還是牀上睡着，決沒有心再到此地來練習歌唱了。

他無精打采的立起身來，穿出了那幾株樹。

「她不是仍舊在那裏嗎？」

龐先生有些不自信，再定睛看時，不是她又是誰？

她正在那裏哭，看見龐先生便越哭得利害。他說：

「龐先生，我深深地對不住你，你教了我一場，我是決意要離開此地了。」

「你要離開？」龐先生不禁十分的驚訝！

「我在這裏還有什麼趣味？」

她這句話說的非常沉痛。兩人默然地好半天。龐先生說：

「那麼，今晚的雲碧天外？」

「我就是答應唱，又怎麼能唱得好？」

「你到底答應了趙舍監沒有？」

「我沒有給她的回話，我決定今天下午離開此地。我想我總要看見你打個招呼再走。……今早起來，我就到這地方來，我想不到能看見你，只想到上禮拜日這個時候。龐先生，是我最可紀念的一刻，我永遠地忘不了。」

說時她的淚水在眼中轉着。倏地就滾下了腮邊。她哭了，哭的非常傷心。龐先生非常的難過。他說：

「我雖不能阻止你往悲哀一方面想，我却希望你往快樂一方面，世間最快樂的事，莫過於有一個知己的人。人家說，樂莫樂兮心相知。你的藝術是我深知道的。我捨不得今天晚上沒有這一曲碧雲天外，在練習上我會費過不少的心思。可是我更捨不得碧雲天外缺少了你。你的歌聲，是唱給那些不懂的人聽的嗎？他們是不配的。我希望你爲我而歌。你在幕後，我也陪着你在幕後，幕前的指揮，我另外找個人替代！」

她突然的止了悲啼，非常熱烈的望着龐先生，接着說：

「社會之大，可是只有你……龐先生，龐先生。」她說不成聲，便倒在龐先生肩頭。她那副令人憎惡的臉，也不令人憎惡了。那短而且粗的手指，觸了龐先生的皮膚，令他覺得有無上的溫馨。

她那無神采的眼，也似乎有了光輝。從含淚的笑容中說：

「龐先生，這時候，是我們兩人的世界。晚間，還是我們兩人的世界。今晚，我唱，決計唱！」

上課的鈴聲，把他們拆開了。龐先生走出校園，便看見趙舍監。

「昨晚你進行的怎樣？」

「真沒有把握！我倒很担心，這碧雲天外……」

「碧雲天外是沒有困難存在的。」

龐先生笑着向她說。

「她答應了嗎？」

「可是要我也在幕後。」

「那幕前的指揮？」

「看的也能混過人的眼睛，我找個替代準行。」

趙舍監沒有話說，只發了一個感慨。

「天下的事真是沒有十全的。」

「我們的命運就是如此。即使她生的和段綺霞一般的美，又焉知不令人覺得有缺欠呢？」趙舍監不能懂他的意思，只向他笑笑便走開了。

晚間，同樂會果然非常順利的開了。尤其是碧雲天外，唱的人既有鮮明齊整的服裝，那美豔絕倫的段綺霞，又據了最高峯。再配上伴奏的音樂和幕後的歌聲，真是十全十美了。觀眾不單是本校師生，還有來賓和家長。他們無不交口稱贊著。段綺霞身後的那一層幕，就是碧雲天外。幕前幕後，分明是兩個世界，究竟那一個世界是在碧雲天外，却沒有人去研究了。

歌聲靜寂之後，幕閉。歌唱者都跑到另一個場所去換衣服了。原在幕後的人，沒有衣服換，仍在那兒相對的坐着。有兩個記者跑了來。和龐先生握手之後，便盛稱最末的一個波折，真是高唱入雲，令人神往。

「固然是龐先生指導有方，唱者的天才更是令人嘆服！」

「誰唱的？」另一個記者問出來了。

「誰唱的！」龐先生不敢回答，她却坦然的說：

「段綺霞小姐唱的。」

「我說是段小姐，你還不相信。」這一個記者向那一個記者說。

「他們呢？」

「都去換衣服了。」

「我們在外面等着，向她討一張相片刊在報上。」他們說着便出去了。

下一個節目便在這時候登了場。

這時起，她和龐先生便開始和學校告別了。辭職書和退學信是同時送來的。那幕前的指揮便代替了龐先生的位置。

同樂會的興致已經雲散烟消了。碧雲天外的曲調仍在人們口中哼着。當這個曲調哼出來時，總有人這樣的說：

「龐先生和她究竟到那裏去了呢」那答語總是：

「碧雲天外！」

「碧雲天外！」

小 狗 子

南 容

一

冷天：陰曆十一月裏光景，風又大。在上海近郊，矗立着三四座洋房，洋房前的右邊，是一個垃圾堆。洋房廚房裏不要的東西，如黃菜葉，菜根，煤屑，零碎紙張，都向這塊垃圾堆上拋棄。但是這些被拋棄的東西，在一班窮人眼裏看來，無異是珍珠寶貝，這個垃圾堆，變成了他們的黃金地，經常不斷地蹲伏着一羣拾荒的男女小孩。

那些孩子，蓬頭赤腳，都穿得非常破碎，身上包着的實在不能說是衣服，像盞甲似的東拖一片西掛一塊。

有一天，洋房樓上玻璃窗裏，透露出了一個中年人模樣的面孔，他瘦削的臉，細小的眼，在望着不知什麼，他忽然看見底下垃圾堆上立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一隻手裏挽着帆布帶穿的破竹筐，再提着一隻洋鐵罐，一隻手裏拿着一把拾荒的鉗子，縮攏了身體，一個兒在垃圾堆上東找西尋。那時已經薄暮，可拾的東西，早已給先來的人檢去了，他是找不到什麼了，但是那個可憐的孩子，還俯身在那裏，向東踽踽走了幾步，又向西走幾步，拾起了一件東西，看看不中用，又丟掉了。樓上的中年人，看他筐子裏祇有很少的幾張破紙，洋鐵罐裏是空着的。那張小臉還不十分瘦，四方而又略帶圓的面孔，在風裏吹凍得通紅，因為在忍耐着寒冷找東西，眼睛緊眯着，小嘴緊閉着，緊閉得一邊的角度有

點向上歪扯，一副樣子，看來很可愛，又可憐。

樓上的中年人呆呆的看了一回，他心裏一動，忽然想到故鄉自己的第三個男孩子阿新，也是五歲，和這個拾荒孩子一樣大小，一樣長短，他最近看了一篇朋友紀淚孩子死的文章，中間說到孩子在世時，「一次嚷着要吃念塊糖，結果挨了他母親的一頓打罵，哭了幾分鐘，含淚收場。」他又想到孩子到世上來，生在窮人家中，實在沒有什麼好處。他又想到自己的妻曾經告訴他說：「我們的孩子，脾氣也總算好的，六月裏看見了賣瓜擔，就是我拿起瓜來看了一看，價錢不對，還給他，不買，我們的孩子總是不做聲的。」當時，他聽了妻的話，便說道：「可是他們不饑麼？」

妻回答說：「小孩子可有不饑的道理，祇是怕我，不敢吵罷了！」

「啊，可憐，可憐，」他歎氣說，「給你處置到這個樣子！」

「有什麼可憐呢？」妻說：「小孩子好依他們的一張嘴麼？我沒有這麼許多錢！」

他歎息說：「可憐的小孩，嘴裏不敢響，在肚裏忍耐着罷了！」

他想着，看着下面的孩子，他再作一個假設，假使眼前這個拾荒的孩子是他的第三個孩子阿新呢？看來祇有二尺半長，便要提着籃和鉗，一個人在寒風裏到處找尋祇值一文半文錢的爛東西。假使那寒風中站着的是他的孩子，他現在要怎樣可憐他呢？

「唉，他的爹娘何嘗不可憐他，但爲了生計，不得不忍痛打發四五歲的孩子也參加生產，那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想到這裏，眼看滿天鮮紅的晚霞已經變成紫黃色的暮靄，天快要黑下來了，但那個孩子還是在那裏徘徊不去。他就從旁邊書堆上拿了一疊無用的舊報紙，跑到樓下門外去，走到小孩子跟前問：

「喂！孩子！天黑了，你爲什麼不回去？」

「我今天檢不到東西，媽媽要打的！」孩子回答。

「唔！」他點點頭，便道，「喂！我這點報紙給你，這些都是沒有破的好紙頭，可以賣錢，你回去給你的媽媽，她就不會打你了！」他把報紙塞在他的破筐子裏，孩子低了頭像不好意思的光景，默默的慢慢地走了。

二

離洋房不遠，向南不到半里路光景，從黃浦江裏分出來的一條小支流，彎彎曲曲，經過這裏。這條河流是汙濁的，像墨汁一樣，白的一塊塊烏賊魚的骨骼，黃菜葉，小木片常常順流而下。河邊荒地上江北人用蘆葦，破席，斷磚，碎瓦，爛洋鐵皮，搭起了他們的房子，成爲村落。婦人和年紀大一點的孩子，經常拿着長竹竿撈河裏浮來的東西。

村落最後的一家，也是最小最破的一家，土製的行灶位置在門前，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在用鏟刀淘着鍋子裏山芋和碎米煮的稀粥，灶洞裏火光熊熊，鍋子裏熱氣蓬蓬。這間家屋，可憐的形狀，分明是最後從江北趕到上海來，勉強佔着一小塊地位，並且剛在開始生活的掙扎，一切都是草創，不成樣子。一個穿短打的中年人，個子很長大，面孔上充滿了紅袍似的東西，一看他的外表，便知道他健康而經得起奮鬥。他走到破屋跟前，婦人說一聲：「回來了！」

「喂！」他向婦人和鍋子看了一眼，他的眼光頗有威力，他的性格極堅強，這是因爲他一生下來便從苦中求生活，千敲百鍊到如此的。至於他的心，是誠實，坦白，並且很慈愛的。他看見天色晚了